



韓詩外傳卷第四

漢燕人韓嬰著

明新安程榮校

紂作炮烙之刑王子比干曰主暴不諫非忠也畏死
不言非勇也見過卽諫不用卽死忠之至也遂諫
三日不去朝紂因殺之詩曰昊天大憯予慎無辜
桀爲酒池可以運舟糟丘足以墮十里而牛飲者三
千人關龍逢進諫曰古之人君身行禮義愛民節
財故國安而身壽今君用財若無窮殺人若恐弗

勝君若弗革天殃必降而誅必至矣君其革之立
而不及朝桀囚而殺之君子聞之曰天之命矣詩
曰昊天大憯予慎無辜

有大忠者有次忠者有下忠者有國賊者以道覆君
而化之是謂大忠也以德調君而輔之是謂次忠
也以諫非而怨之是謂下忠也不恤乎公道之達
義偷合苟同以持祿養者是謂國賊也若周公之
於成王可謂大忠也管仲之於桓公可謂次忠也
子胥之於夫差可謂下忠也曹觸龍之於紂可謂

國賊也皆人臣之所爲也吉凶賢不肖之効也詩
曰匪其止恭惟王之邛

哀公問取人孔子曰無取健無取佞無取口讒健驕
也佞諂也讒誕也故弓調然後求勁焉馬服然後
求良焉士信慤而後求知焉士不信焉又多知譬
之豺狼其難以身近也周書曰爲虎傅翼也不亦
殆乎詩曰匪其止恭惟王之邛言其不恭其職事
而病其主也

齊桓公獨以管仲謀伐莒而國人知之桓公謂管仲

曰寡人獨爲仲父言而國人知之何也管仲曰意若國中有聖人乎今東郭牙安在桓公顧曰在此管仲曰子有言乎東郭牙曰然管仲曰子何以知之曰臣聞君子有三色是以知之管仲曰何謂三色曰歡忻衆說鍾鼓之色也愁悴哀憂衰經之色也猛厲充實兵革之色也是以知之管仲曰何以知其言也對曰君東而面指口張而不掩舌舉而不下是以知其言也桓公曰善東郭先生曰目者心之符也言之者行之指也夫知者之於人也未

嘗求知而後能之也觀容貌察氣志定取舍而人情畢矣詩曰他人有心予忖度之

今有堅甲利兵不足以施敵破虜弓良矢調不足射遠中微與無兵等爾有民不足強甲嚴敵與無民等爾故磐石千里不爲有地愚民百萬不爲有民詩曰維南有箕不可以簸揚維北有斗不可以挹

酒漿

傳曰舜彈五絃之琴以歌南風而天下治周平公酒不離於前鐘石不解於懸而宇內亦治匹夫百畝

一室不遑啓處無所移之也夫以一人而兼聽天下其曰有餘而下治是使人爲之也夫擅使人之廉而求不能制衆天下即在位者非其人也詩曰維南有箕不可以簸揚維北有斗不可以挹酒漿言有位無其事也

齊桓公伐山戎其道過燕燕君送之出境桓公問管仲曰諸侯相送固出境乎管仲曰非天子不出境桓公曰然畏而失禮也寡人不可使燕失禮乃割燕君所至之地以與之諸侯聞之皆朝於齊詩曰

靖恭爾位好是正直神之聽之分爾景福

韶用干戚非至樂也舜兼二女非達禮也封黃帝之子十九人非法義也往田號泣未盡命也以人觀之則是也以法量之則未也禮曰禮儀三百威儀三千詩曰靖恭爾位正直是與神之聽之式穀以女少也也

禮者治辯之極也強國之本也威行之道也功名之統也王公由之所以一天下也不由之所以隕社稷也是故堅甲利兵不足以爲武高城深池不足

韓詩外傳卷四
以爲固嚴令煩刑不足以爲威由其道則行不由其道則廢若楚人蛟革犀兕以爲甲堅如金石宛如鉅蛇慘若蜂蠆輕利剛疾卒如飄風然兵殆於垂沙唐子死莊躄起楚方爲二四者此豈無堅甲利兵也哉所以統之非其道故也汝淮以爲險江漢以爲池緣之以方城限之以鄧林然秦師至於鄢郢舉若振稿然是豈無固塞限險也哉其所以統之者非其道故也紂殺比干而囚箕子爲炮烙之刑殺戮無時群下愁怨皆莫冀其命然周師至

令不行乎左右而豈其無嚴令繁刑也哉其所以統之者非其故也若夫明道而均分之誠愛而時使之卽下之應上如影響矣有不由命然後俟之以刑刑一人而天下服下不非其上知罪在己也是以刑罰競消而威行如流者無他由是道故也詩曰自東自西自南自北無思不服如是則近者歌謳之遠者起趨之幽間僻陋之國莫不趨使而安樂之若赤子之歸慈母者何也仁刑義立教誠愛深禮樂交通故也詩曰禮儀卒度笑語卒獲

君子者以禮分施均徧而不偏臣以禮事君忠順而
不解父寬惠而有禮子敬愛而致恭兄慈愛而見
友弟敬誦而不竭夫臨照而有別妻柔順而聽從
若夫行之而不中道卽恐懼而自竦此婦道也偏
立即亂具立即治請問兼能之柰何曰審理昔者
先王審理以惠天下故德及天地動無不當夫君
子恭而不難敬而不鞏貧窮而不約富貴而不驕
應變而不窮審之禮也故君子於禮也敬而安之
其於事也經而不失其於人也寬裕寡怨而弗阿

其於儀也脩飾而不危其應變也齊給便捷而不
累其於百官伎藝之人也不與爭能而致用其功
其於天地萬物也不說其所然謹財其盛其待上
也忠順而不解其使下也均徧而不偏其於交遊
也緣類而有義其於鄉曲也容而不亂是故窮則
有名通則有功仁義兼覆天下而不窮明通天地
理萬變而不疑血氣平和志意廣大行義塞天地
仁知之極也夫是謂先王審之禮也若是則老者
安之少者懷之朋友信之如赤子之歸慈母也曰

仁刑義立教成愛深禮樂交通故也詩曰禮義卒
度笑語卒獲

晏子聘魯上堂則趨授玉則跪子貢怪之問孔子曰
晏子知禮乎今者晏子來聘魯上堂則趨授玉則
跪何也孔子曰其有方矣待其見我我將問焉俄
而晏子至孔子問之晏子對曰夫上堂之禮君行
一臣行二今君行疾臣敢不趨乎今君之授幣也
卑臣敢不跪乎孔子曰善禮中又有禮賜寡使也
何足以識禮也詩曰禮儀卒度笑語卒獲晏子之

謂也

古者八家而井田方里而爲井廣三百步長三百步
一里其田九百畝廣一步長百步爲一畝廣百步
長百步爲百畝八家爲隣家得百畝餘夫各得二
十五畝家爲公田十餘二十畝共爲廬舍各得二
畝半八家相保出入更守疾病相憂患難相救有
無相貸飲食相召嫁娶相謀漁獵分得仁恩施行
是以其民和親而相好詩曰中田有廬疆場有瓜
今或不然今民相伍有罪相伺有刑相舉使構造

怨仇而民相殘傷和睦之心賊仁恩害士化所和者寡欲敗者巨於仁道浪焉詩曰其何能淑載胥及溺天子不言多少諸侯不言利害大夫不言得喪士不言通財貨不爲買道故駟馬之家不時雞豚之息伐冰之家不圖牛羊之入千乘之君不通貨財家卿不脩幣施大夫不爲場圃委積之臣不貪市井之利是以貧窮有所歡而孤寡有所措其手足也詩曰彼有遺秉此有滯穗伊寡婦之利

人主欲得善射及遠中微則懸貴爵重賞以招致之內不阿子弟外不隱遠人能中是者取之是豈不致之人道也哉雖聖人弗能易也今欲治國馭民調一上下將內以固城外以拒難治則制人人弗能制亂則危削滅亡可立待也然而求卿相輔佐獨不如是之公惟便辟以已之用是豈不獨過矣故有社稷莫不欲安俄則危矣莫不欲存俄則亡矣古之國千餘今無數十其故何也莫不失於是也故明主有私人以百金名珠玉而無私以官職

事業者也亦曰本不利所詐也彼不能而主使之
是闇主也臣不能而爲之是詐臣也主闇於上臣
詐於下滅亡無日矣俱害之道也故惟明主能愛
其所愛闇主則必危其所愛夫文王非無便辟親
比已者超然乃舉太公於舟人而用之豈私之哉
以爲親邪卽異族之人也以爲故耶卽未嘗相識
也以爲姣好耶卽太公年七十二輝然而齒墮矣
然而用之者文王欲立貴道欲白貴名兼制天下
以惠中國而不可以獨故舉是人而用之貴道果

立貴名欲白兼制天下立國七十二姬姓獨居五
十二周之子孫苟不狂惑莫不爲天下顯諸侯夫
是之謂能愛其所愛矣故惟明主能愛其所愛闇
主必危其所愛此之謂也大雅曰貽厥孫謀以燕
翼子小雅曰死喪無日無幾相見危其所愛之謂
也

問者不告告者勿問有諍氣者勿與論必由其道至
然後接之非其道則避之故禮恭然後可與言道
之方辭順然後可與言道之理色從然後可與言

道之極故未可與言而言謂之瞽可與言而不與
 之言謂之隱君子不瞽言謹慎其序詩曰彼交展
 紓天子所予言必交吾志然後予命必由其度至
 子為親隱義不得正君誅不義仁不得愛雖違仁害
 法義在其中矣詩曰游哉優哉亦是戾矣
 齊桓公問於管仲曰王者何貴曰貴天桓公仰而視
 天管仲曰所謂天非蒼莽之天也王者以百姓為
 天百姓與之即安輔之即強非之即危倍之即亡
 詩曰民之無良相怨一方民皆居一方而怨其上

不亡者未之有也

善御者不忘其馬善射者不忘其弓善為上者不忘
 其下誠愛而利之四海之內闔若一家不愛而利
 子或殺父而况天下乎詩曰民之無良相怨一方
 出則為宗族患入則為鄉里憂詩曰如蠻如髦我是
 用憂小人之行也

有君不能事有臣欲其忠有父不能事有子欲其孝
 有兄不能敬有弟欲其從令詩曰受爵不讓至于
 夫已斯亡言能知於人而不能自知也

夫當世之愚飾邪說文姦言以亂天下欺惑衆愚使
混然不知是非治亂之所存者即是范睢魏牟田
文莊周慎到田駢墨翟宋鈞鄧析惠施之徒也此
十子者皆順非而澤聞見雜博然而不師上古不
法先王按往舊造說務而自功道無所遇二人相
從故曰十子者之工說說皆不足合大道美風俗
治綱紀然其特之各有故言之皆有理足以欺惑
衆愚交亂撲鄙卽是十子之罪也若夫總方略一
統類齊言行群天下之英傑告之以大道教之以

至順隩要之間衽席之上簡然聖王之文具沛然
平世之俗起工說者不能入也十子者不能親也
無置錐之地而王公不能與爭名卽是聖人之未
得志者也仲尼是也舜禹是也仁人將何務哉上
法舜禹之制下則仲尼之義以務息十子之說如
是者仁人之事畢矣天下之害除矣聖人之迹著
矣詩曰雨雪漙漙見現聿消而歸其德而累其
君子大心卽敬天而道小心卽畏義而節知卽明達
而類愚卽端慤而法喜卽和而治憂卽靜而違達

卽寧而容窮卽納而詳小人大心卽慢而暴小心
卽淫而傾知卽攫盜而漸愚則毒賊而亂喜則輕
易而快憂則挫而懾達則驕而偏窮則棄而累其
肢體之序與禽獸同節言語之暴與蠻夷不殊出
則爲宗族患入則爲鄉里憂詩曰如蠻如髦我是
用憂
傳曰愛由情出謂之仁節愛理宜謂之義故愛恭謹
謂之禮文禮謂之容禮容之義生以治爲法故其
言可以爲民道故民從是言也行可以爲民法民

從是行也書之於策傳之於志語萬世子子孫孫
道而不舍由之卽治失之卽亂由之卽生失之卽
死今夫肢體之序與禽獸同節言語之暴與蠻夷
不殊混然無道此明王聖主之所罪詩曰如蠻如
髦我是用憂

客有說春申君者曰湯以七十里文王百里皆兼天
下一海內今夫孫子者天下之賢人也君籍之百
里之勢臣竊以爲不便於君若何春申君曰善於
是使人謝孫子去而之趙趙以爲上卿客又說春

申君曰昔伊尹去夏之殷殷王而夏亡管仲去魯而入齊魯弱而齊強由是觀之夫賢者之所在其君未嘗不善其國未嘗不安也今孫子天下之賢人何謂辭而去春申君又云善於是使請孫子孫子因僞喜謝之鄙語曰癘憐王此不恭之語也雖不可不審也此比爲劫殺死亡之主者也夫人主年少而放無術法以知奸卽大臣以專斷圖私以禁誅於已也故捨賢長而立幼弱廢正直而亡不善故春秋之志曰楚王之子圍聘於鄭未出境聞

王疾返問疾遂以冠纓絞王而殺之因自立齊崔杼之妻美莊公通之崔杼不許欲自刃於廟莊公走出踰於外墻射中其股遂殺而立其弟景公近世所見李充用趙餓主父於沙丘百日而殺之淖齒用齊擢閔王之筋而懸之於廟宿昔而殺之夫癘雖癘腫痂疵上叱遠世未至絞頸射股也下叱近世未至擢筋餓死也夫劫殺死亡之主心之憂勞形之苦痛必甚於癘矣由此觀之癘雖憐王可也因爲賦曰璇玉瑤珠不知佩雜布與錦不知異

問姬子都莫之媒媼母力父是之喜以盲爲明以聾爲聰以是爲非以吉爲凶嗚呼上天曷維其同詩曰上帝甚愆無自瘵焉

南苗亦狩之鞞猶犬羊也與之於人猶死之藥也安舊侈質習貫易性習然也夫狂者自斲忘其非揭豢也飯土而亡其非梁飯也然則楚之狂者楚言齊之狂者齊言習使然也夫習之於人微而著深而固是暢於筋骨貞於膠漆是以君子務爲學也詩曰旣見君子德音孔膠

孟子曰仁人心也義人路也舍其路弗由放其心而弗求人有雞犬放則知求之有放心而不知求其於心爲不若求雞犬哉不知類之甚矣悲夫終亦必亡而已矣故學問之道無他焉求其放心而已詩曰忠心藏之何日忘之

道雖近不行不至事雖小不爲不成日日多者出人不遠矣夫巧弓之見手也傅角被筋膠漆之和卽可以爲萬乘之寶也及其被手而賈不數銖人同材鈞而貴賤相萬者盡性致志也詩曰中心藏之

何日忘之

傳曰誠惡惡之刑之本誠善善之敬之本彼誠感神
達乎民心知刑之本不怒而威不言而信誠德之
主詩曰鐘鼓于宮聲聞于外不日曰冬春出入
孔子見客客去顏淵曰客仁也孔子曰恨兮其心顙
兮其口仁則吾不知也言之所聚也顏淵蹙然變
色曰良玉度尺雖有十仞之土不能掩其光良珠
度寸雖有百仞之水不能掩其瑩夫形體也色心
也閔閔乎其薄也苟有溫良在中則眉睫與之矣

疵瑕在中則眉睫不能匿之詩曰鐘鼓于宮聲聞
于外

僞詐不可長空虛不可守朽木不可雕情亡不可久
詩曰鐘鼓于宮聲聞于外言有中者必能見外也
所謂庸人者口不能道乎善言心不能知先王之法
動作而不知所務止立而不知所定日選於物而
不知所貴不知選賢人善士而託其身焉從物而
流不知所歸五藏爲政心從而壞遂不反是以動
而形危靜則名辱詩曰之子無良二三其德

客有見周公者應之於門曰何以道且也客曰在外
即言外在內即言內入乎將母周公曰請入客曰
立即言義坐即言仁坐乎將母周公曰請坐客曰
疾言則翕翕徐言則不聞言乎將母周公唯唯且
也踰明日興師而誅管蔡故客善以不言之說周
公善聽不言之說若周公可謂能聽微言矣故君
子之告人也微其救人之急也詩曰豈敢憚行畏
不能趨

韓詩外傳卷第四

韓詩外傳卷第五

漢 燕人韓嬰著
明 新安程榮校

子夏問曰關雎何以爲國風始也孔子曰關雎至矣
乎夫關雎之人仰則天俯則地幽幽冥冥德之所
藏紛紛沸沸道之所行雖神龍化斐斐文章大哉
關雎之道也萬物之所繫群生之所懸命也河洛
出書圖麟鳳翔乎郊不由關雎之至則關雎之事
將奚由至矣哉夫六經之策皆歸論汲汲蓋取之

乎關雎關雎之事大矣哉馮馮翊翊自東自西自南自北無思不服子其勉強之思服之天地之間生民之屬王道之原不外此矣子夏喟然嘆曰大哉關雎乃天地之基也詩曰鼓鐘樂之孔子抱聖人之心彷徨乎道德之域逍遙乎無形之鄉倚天理觀人情明終始知得失故興仁義厭利勢以持養之于時周室微王道絕諸侯力政強劫弱衆暴寡百姓靡安莫之紀綱禮儀廢壞人倫不理於是孔子自東自西自南自北匍匐救之

王者之政賢能不待知而舉不肖不待須臾而廢元惡不待教而誅中庸不待政而化分未定也則有昭穆雖公卿大夫之子孫也行絕禮義則歸之庶人遂傾覆之民牧而試之雖庶民之子孫也積學文正身行能禮儀則歸之士大夫傾而待之安則畜不安則棄反側之民上放而事之官而衣食之王覆無遺材行反時者死之無救謂之天誅是王者之政也詩曰人而無儀不死何爲君者民之源也源清則流清源濁則流濁故有社稷

者不能愛其民而求民親己愛己不可得也民不親不愛而求於己用爲己死不可得也民弗爲用弗爲死而求兵之勁城之固不可得也兵不勁城不固而欲不危削滅亡不可得也夫危削滅亡之情皆積於此而求安樂是聞不亦難乎是枉生者也悲夫生者不須時而滅亡矣故人主欲強固安樂莫若友己欲附下一民則莫若及之政欲脩政美俗則莫若求其人彼其人者生今之世而志乎古之世以天下之玉公莫之好也而是子獨好之

以民莫之爲也而是子獨爲之也抑爲之者窮而是子猶爲之而無是須臾怠焉差焉獨明夫先王所以遇之者所以失之者知國之安危臧否若別白黑則是其人也人主欲強固安樂則莫若與其人用之巨用之則天下爲一諸侯爲臣小用之則威行鄰國莫之能御若殷之用伊尹周之遇太公可謂巨用之矣齊之用管仲楚用孫叔敖可謂小用之矣巨用之者如彼小用之者故如此也曰粹而王駁而霸無一而亡詩曰四國無政不用其良

不用其良臣而不亡者未之有也無刃不用其身
造父天下之善御者矣無車馬則無所見其能昇天
下之善射者矣無弓矢則無所見其巧彼大儒者
調一天下者也無百里之地則無所見其功夫車
固馬選而不能以致千里者則非造父也弓調矢
直而不能射遠中微者則非羿也用百里之地而
不能調一天下制四夷者則非大儒也彼大儒者
雖隱居窮巷陋室無置錫之地而王公不能與爭
名矣用百里之地則千里國不能與之爭勝矣

答暴國一齊天下莫之能傾是大儒之勳其言有
類其行有禮其舉事無悔其持檢應變曲當與時
遷徙與世偃仰千舉萬變其道一也是大儒之稽
也故有俗人者有俗儒者有雅儒者有大儒者耳
不聞學行無正義迷迷然以富利爲隆是俗人也
逢衣博帶略法先王而足亂世術謬學雜其衣冠
言行爲已同於世俗而不知其惡也言談議說已
無異於老墨而不知分是俗儒者也法先王一制
度言行有大法而明不能濟法教之所不及聞見

之所未至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內不自誣外
不誣人以是尊賢敬法而不敢怠傲焉是雅儒者
也法先王依禮義以淺持博以一行萬苟有仁義
之類雖鳥獸若別黑白竒物變怪所未嘗聞見卒
然起一方則舉統類以應之無所據援法而度之
奄然如合符節是大儒者也故人主用俗人則萬
乘之國亡用俗儒則萬乘之國存用雅儒則千里
之國安用大儒則千里之地久而三年天下諸侯
爲臣用萬乘之國則舉錯而定一朝之白詩曰周

雖舊邦其命維新可謂白矣謂文王亦可謂大儒
已矣

楚成王讀書於殿上而輪扁在下作而問曰未審主
君所讀何書也成王曰先聖之書輪扁曰此直先
聖王之糟粕耳非美者也成王曰子何以言之輪
扁曰以臣輪言之夫以規爲圓矩爲方此其可付
乎子孫者也若夫合三木而爲一應乎心動乎體
其不可得而傳者也以爲所傳真糟粕耳故唐虞
之法可得而改也其喻人心不可及矣詩曰上天

之載無聲無臭其孰能及之不可文矣詩曰士夫
孔子學鼓琴於師襄子而不進師襄子曰夫子可以
進矣孔子曰丘已得其曲矣未得其數也有間曰
夫子可以進矣曰丘已得其數矣未得其意也有
間復曰夫子可以進矣曰丘已得其人矣未得其
類也有間曰邈然遠望洋洋也翼翼乎必作此樂
也默然異幾然而長以王天下以朝諸侯者惟其
文王乎師襄子避席再拜曰善師以爲文王之操
也故孔子持文王之聲知文王之爲人師襄子曰

敢問何以知其文王之操也孔子曰然夫仁者好
偉和者好粉智者好彈有殷勤之意者好麗丘是
以知文王之操也傳曰聞其末而達其本者聖也
紂之爲主勞民力寃酷之令加於百姓憐悽之惡
施於大臣群下不信百姓疾怨故天下叛而願爲
文王臣紂自取之也夫貴爲天子富有天下及周
師至而令不行乎左右悲夫當是之時索爲匹夫
不可得也詩曰天位殷適使不俠四方
夫五色雖明有時而渝豐交之木有時而落物有成

衰不得自若故三王之道周則復始窮則反本非
務變而已將以正惡扶微絀繆淪非調和陰陽順
萬物之宜也詩曰豐豐文王綱紀四方
禮者首天地之體因人之情而爲之節文者也無禮
何以正身無師安知禮之是也禮然而然是情安
於禮也師云而云是之若師也情安禮知若師也
則是君子之道言中倫行中理天下順矣詩曰不
識不知順帝之則

上不知順孝則民不知返本君不知敬長則民不知

貴親禘祭不敬山川失時則民無畏矣不教而誅
則民不識勸也故君子脩身及孝則民不倍矣敬
孝達乎下則民知慈愛矣好惡喻乎百姓則下應
其上如影響矣是以兼制天下定海內臣萬姓之
要法也明王聖主之所不能須臾而舍也詩曰成
王之孚下土之式永言孝思孝思維則
成王之時有三苗貫桑而生同爲一秀大幾滿車長
幾充箱成王問周公曰此何物也周公曰三苗同
一秀意者天下殆同一也比期三年果有越裳氏

重九譯而至獻白雉於周公道路悠遠山川幽深
恐使人之未達也故重譯而來周公曰吾何以見
賜也譯曰吾受命國之黃髮日久矣天之不迅風
疾雨也海不波溢也三年於茲矣意者中國殆有
聖人盍往朝之於是來也周公乃敬求其所以來
詩曰於萬斯年不遐有佐

登高而臨深遠見之樂臺榭不若丘山所見高也平
原廣望博觀之樂沼池不如川澤所見博也勞心
苦思從欲極好靡財傷情毀名損壽悲夫傷哉窮

君之反於是道而愁百姓詩曰上帝板板下民瘁
瘁

儒者儒也儒之爲言無也不易之術也千舉萬變其
道不窮六經是也若夫君臣之義父子之親夫婦
之別朋友之序此儒者之所謹守日切磋而不舍
也雖居窮巷陋室之下而內不足以充虛外不足
以蓋形無置錐之地明察足以持天下大舉在人
上則王公之材也小用使在位則社稷之臣也雖
巖居穴處而王侯不能與爭名何也仁義之化存

爾如使王者聽其言信其行則唐虞之法可得而
觀頌聲可得而聽詩曰先民有言詢于芻蕘取謀
之博也

傳曰天子居廣廈之下帷帳之內旃茵之上被躡舄
視不出閫莽然而知天下者以其賢左右也故獨
視不若與衆視之明也獨聽不若與衆聽之聰也
獨慮不若與衆慮之切也故明王使賢臣輻輳竝
進所以通中正而致隱居之士詩曰先民有言詢
于芻蕘此之謂也

天設其高而日月成明地設其厚而山陵成名上設
其道而百事得序自周室壞以來王道廢而不起
禮義絕而不繼秦之時非禮義棄書詩略古昔大
滅聖道專爲苟妄以貪利爲俗以告獵爲化而天
下大亂於是兵作而大起暴露居外而民以侵漁
邊奪相攘爲服習離聖王光烈之日久遠未嘗見
仁義之道被禮樂之風是以囂頑無禮而肅敬日
損凌遲以威武相攝妄爲佞人不避患禍此其所
以難治也人有六情目欲視好色耳欲聽官商鼻

欲嗅芬香口欲嗜其旨其身體四肢欲安而不作
衣欲被文繡而輕煖此六者民之六情也失之則
亂從之則穆故聖王之教其民矣必因其情而節
之以禮必從其欲而制之以義義簡而備禮易而
汰去情不遠故民之從命也速孔子知道之易行
曰詩云誘民孔易非虛辭也
繭之性爲絲弗得女工燔以沸湯抽其統理不成爲
絲卵之性爲雛不得良雞覆伏孚育積日累久則
不成爲雛夫人性善非得明王聖主扶攜內之以

道則不成君子詩曰天生烝民其命匪諶靡不有
初鮮克有終言惟明王聖主然後使之然也

智如泉源行可以爲表儀者人師也智可以砥行可
以爲輔弼者人友也據法守職而不敢爲非者人
吏也當前決意一呼再諾者人隸也故上主以師
爲佐中主以友爲佐下主以吏爲佐危亡之主以
隸爲佐語曰淵廣者其魚大主明者其臣惠眼觀
而志合必由其中故同明相見同音相聞同志相
從非賢者莫能用賢故輔弼左右所任使者有存

亡之機得失之要也可無慎乎詩曰不明爾德時
無背無側爾德不明以無陪無卿

昔者禹以夏王桀以夏亡湯以殷王紂以殷亡故無
常安之樂宜治之民得賢則昌不肖則亡自古及
今未有不然者也夫明鏡者所以照形也徃古者
所以知今也夫知惡徃古之所以危亡而不襲蹈
其所以安存者則無以異乎欲行而求遂於前人
鄙語曰不知爲吏視已成事或曰前車覆而後車
不誠是以後車覆也故夏之所以亡者而殷爲之

殷之所以亡者而周爲之故殷可以鑒於夏而周
可以鑒於殷詩曰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

傳曰驕溢之君寡忠口惠之人鮮信故盈把之木無
合拱之枝榮澤之水無吞舟之魚根淺則枝葉短
本絕則枝葉枯詩曰枝葉未有害本實先撥禍福
自己出也

水淵深廣則龍魚生之山林茂盛則禽獸歸之禮義
脩明則君子懷之故禮及身而行脩禮及國而政
明能以禮扶身則貴名自揚天下願焉令行禁止

而王者之事畢矣詩曰有覺德行四國順之夫此之謂也

孔子曰夫談說之術齋莊以立之端誠以處之堅強以待之辟稱以喻之分以明之勸忻芬芳以送之寶之珍之貴之神之如是則說恒無不行矣夫是之謂能貴其所貴若夫無類之說不形之行不贊之辭君子慎之詩曰無易由言無曰苟矣夫無夫百姓內不乏食外不患寒則可教御以禮義矣詩曰蒸畀祖妣以洽百禮百禮洽則百意遂百意遂

則陰陽調陰陽調則寒暑均寒暑均則三光清三光清則風雨時風雨時則群生寧如是而天道得夫是以不出戶而知天下不窺牖而見天道詩曰惟此聖人瞻言百里於鑠王師遵養時晦言相養之至于晦也

天下四時春夏秋冬風雨霜露無非教也清明在躬氣志如神嗜欲將至有開必先天降時雨山川出雲詩曰嵩高維嶽峻極于天維嶽降神生甫及申維申及甫維周之翰四國于藩四方于宣此文武

韓詩外傳卷五
之德也三代之王也必先其令名詩曰明明天子
令聞不已矢其文德洽此四國此大王之德也
藍有青而絲假之青於藍地有黃而絲假之黃於地
藍青地黃猶可假也仁義之事不可假乎哉東海
之魚名曰鰥比目而行不相得不能達北方有獸
名曰婁更食而更視不相得不能飽南方有鳥名
曰鷦比翼而飛不相得不能舉西方有獸名曰麀
前足鼠後足兔得甘草必銜以遺蛭蛭距虛其性
非能蛭蛭距虛將爲假之故也夫鳥獸魚猶相假

而况萬乘之主而獨不知假此天下英雄俊士與
之爲伍則豈不病哉故曰以明扶明則昇于天以
明扶闇則歸其人兩瞽相扶不傷墻木不陷井窞
則其幸也詩曰惟彼不順往以垂垢闇行也
福生於無爲而患生於多欲知足然後富從之德宜
君人然後貴從之故貴爵而賤德者雖爲天子不
尊矣貪物而不知止者雖有天下不富矣夫土地
之生不益山澤之出有盡懷不富之心而求不益
之物挾百倍之欲而求有盡之財是桀紂之所以

失其位也詩曰大風有隧貪人敗類
哀公問於子夏曰必學然後可以安國保民乎子夏
曰不學而能安國保民者未之有也哀公曰然則
五帝有師乎子夏曰臣聞黃帝學乎大墳顓頊學
乎祿圖帝學學乎赤松子堯學乎務成子附舜學
乎尹壽禹學乎西王國湯學乎貨子相文王學乎
錫疇子斯武王學乎太公周公學乎虢叔仲尼學
乎老聃此十二聖人未遭此師則功業不能著乎
天下名號不能傳乎後世者也詩曰不愆不忘率

由舊章

德也者包天地之美配日月之明立乎四時之調覽
乎陰陽之交寒暑不能動四時不能化也斂乎太
陰而不濕散乎太陽而不枯鮮潔清明而備嚴威
務疾而神競清而福乎天地之間者德也徵聖人
其孰能與於此矣詩曰德輶如毛民鮮克舉之
如歲之旱莫不清茂然天淳然興雲沛然下雨則萬
物無不興起之者民非無仁義根於心者也王政
休迫使不得見憂鬱而不得出聖王在彼躡鳥視

不出閭而天下隨唱而天下和何如在此有以應
哉詩曰如彼歲旱莫不漬茂澤也以養也道也
道者何也曰君之所道也君者何也曰群也爲天下
萬物而除其害者謂之君王者何也曰往也天下
往之謂之王曰善養生者故人尊之善辯治人者
故人安之善設顯人者故人親之善粉飾人者故
人樂之四統者具天下往之四統無一而天下去
之往之謂之王去之謂之亡故曰道存則國存道
亡則國亡夫省工商衆農人謹盜賊除姦邪是所

以生養之也天子三公諸侯一相大夫擅官士保
職莫不治理是所以辯治之也決德不定次量能
而授官賢以之爲三公以之爲諸侯次則爲大夫
是以粉飾之也故自天子至於庶人莫不稱其能
得其意安樂其事是所同也若夫重色而成文累
味而備珍則聖人所以分賢長明貴賤故道得則
澤流群生而福歸王公澤流群生則下安而和福
歸王公則尊而榮百姓皆懷安和之心而樂戴其
上夫是之謂下治而上通下治而上通頌聲之所

以興也詩曰降福簡簡威儀反反既醉既飽福祿
來反公頃善而榮自投昔對安味之心而樂博其

聖人養一性而御大氣持一命而節滋味奄治天下

不遺其小存其精神以補其中謂之志詩曰不競

不綌不剛不柔言得中也公頃善而榮自投昔對安味之心而樂博其

朝廷之士為祿故入而不出山林之士為名故往而

不返入而不能出往而不能返通移有常聖也詩

曰不競不綌不剛不柔言得中也公頃善而榮自投昔對安味之心而樂博其

孔子侍坐於季孫季孫之宰通曰君使人假馬其與

之乎孔子曰吾聞君取於臣謂之取不曰假季孫

悟告宰通曰今以往君有取謂之取無曰假孔子

曰正假馬之言而君臣之義定矣論語曰必也正

名乎詩曰君子無易由言名正也也假身以

之惡不忠也二君不可欺且為之不祥矣夫

彼髮伴狂而去君子則之曰勞矣孔子書五

端其忠也凡此平之事也其非仁知之至也曰人

亦有言靡不也

韓詩外傳卷第五

韓詩外傳卷第六

聖人養一命而節滋味者始天下
不遺其小存其大以補其中謂之志詩曰不
不然而不而中
曰五穀謂之言而謂之言五也士為名故往
曰五穀謂之言而謂之言五也士為名故往
曰五穀謂之言而謂之言五也士為名故往
曰五穀謂之言而謂之言五也士為名故往
曰五穀謂之言而謂之言五也士為名故往

韓詩外傳卷第六

漢 燕人韓嬰著

明 新安程榮校

比干諫而死箕子曰知不用而言愚也殺身以彰君
之惡不忠也二者不可然且為之不祥莫大焉遂
被髮佯狂而去君子聞之曰勞矣箕子盡其精神
竭其忠愛見比干之事免其身仁知之至詩曰人
亦有言靡哲不愚
齊桓公見小臣三往不得見左右曰夫小臣國之賤

臣也君三往而不得見其可已矣桓公曰惡是何
言也吾聞之布衣之士不欲富貴不輕身於萬乘
之君萬乘之君不好仁義不輕身於布衣之士縱
夫子不欲富貴可也吾不好仁義不可也五往而
得見也天下諸侯聞之謂桓公猶下布衣之士而
况國君乎於是相率而朝靡有不至桓公之所以
九合諸侯一匡天下者此也詩曰有覺德行四國
順之

賞勉罰偷則民不怠兼聽齊明則天下歸之然後明

其分職考其事業較其官能莫不理法則公道達
而私門塞公義立而私事息如是則持厚者進而
佞諂者止貪戾者退而廉節者起周制曰先時者
死無赦不及時者死無赦人習事而因人之事使
如耳目鼻口之不可相錯也故曰職分而民不慢
次定而序不亂兼聽齊明而百事不留如是則群
下百吏莫不脩已然後敢安仕成能然後敢受職
小人易心百姓易俗奸宄之屬莫不反慙夫是之
爲政教之極則不可加矣詩曰訐謨定命遠猶辰

告敬慎威儀惟民之則夫信曰信韓文命表節氣
子路治蒲三年孔子過之入境而善之曰由恭敬以
信矣入邑曰善哉由忠信以寬矣至庭曰善哉由
明察以斷矣子貢執轡而問曰夫子未見由而三
稱善可得聞乎孔子曰入其境田疇草萊甚辟此
恭敬以信故民盡力入其邑墉屋甚尊樹木甚茂
此忠信以寬其民不偷入其庭甚閑此明察以斷
故民不擾也詩曰夙興夜寐灑掃庭內
古者有命民之有能敬長憐孤取捨好讓居事力者

告於其君然後君命得乘飾車駢馬未得命者不得
乘飾車駢馬皆有罰故民雖有餘財侈物而無禮
義功德則無所用故皆興仁義而賤財利賤財利
則不爭不爭則強不陵弱衆不暴寡是君之所以
象典刑而民莫犯法民莫犯法而亂斯止矣詩曰
質爾人民謹爾侯度用戒不虞

天下之辯有三至五勝而辭置下辯者別殊類使不
相害序異端使不相悖輸公通意揚其所謂使人
預知焉不務相迷也是以辯者不失所守不勝者

得其所求故辯可觀也夫繁文以相假飾辭以相
悖數譬以相移外人之身使不得反其意則論便
然後害生也夫不䟽其指而弗知謂之隱外意外
身謂之諱幾廉倚跌謂之移指緣謬辭謂之苟四
者所不爲也故理可同睹也夫隱諱移苟爭言競
爲而後息不能無害其爲君子也故君子不爲也
論語曰君子於其言無所苟而已矣詩曰無易由
言無曰苟矣

吾語子夫服人之心高上尊貴不以驕人聰明聖知
不以幽人勇猛強武不以侵人齊給便捷不以欺
誣人不能則學不知則問雖知必讓然後爲知遇
君則脩臣下之義出鄉則脩長幼之義遇長老則
脩弟子之義遇等夷則脩朋友之義遇少而賤者
則脩告道寬裕之義故無不愛也無不敬也無與
人爭也曠然而天地苞萬物也如是則老者安之
少者懷之朋友信之詩曰惠于朋友庶民小子子
孫繩繩萬民靡不承

仁者必敬其人敬其人有道遇賢者則愛親而敬之

遇不肖者則畏踈而敬之其敬一也其情二也若夫忠信端慤而不害傷則無接而不然是仁之質也仁以爲質義以爲理開口無不可以爲人法式者詩曰不僭不賊鮮不爲則也
子曰不學而好思雖知不廣矣學而慢其身雖學不尊矣不以誠立雖立不久矣誠未著而好言雖言不信矣美材也而不聞君子之道隱小物以害大物者災必及身矣詩曰其何能淑載胥及溺
民勞思佚治暴思仁刑危思安國亂思天詩曰靡有

旅力以念穹蒼

問者曰古之謂知道者曰先生何也猶言先醒也不聞道術之人則冥於得失不知亂之所由耗耗乎其猶醉也故世主有先生者有後生者有不生者昔者楚莊王謀事而居有憂色申公巫臣問曰王何爲有憂也莊王曰吾聞諸侯之德能自取師者王能自取友者霸而與居不若其身者亡以寡人之不肖也諸大夫之論莫有及於寡人是以憂也莊王之德宜君人威服諸侯日猶恐懼思索賢佐

此其先生者也昔者宋昭公出亡謂其御曰吾知其所以亡矣御者曰何哉昭公曰吾被服而立侍御者數十人無不曰吾君麗者也吾發言動事朝臣數百人無不曰吾君聖者也吾外內不見吾過失是以亡也於是改操易行安義行道不出二年而美聞於宋宋人迎而復之謚爲昭此其後生者也昔郭君出郭謂其御者曰吾渴欲飲御者進清酒曰吾饑欲食御者進乾脯梁糗曰何備也御者曰臣儲之曰奚儲之御者曰爲君之出亡而道饑

渴也曰子知吾且亡乎御者曰然曰何不以諫也御者曰君喜道諛而惡至言臣欲進諫恐先郭亡是以不諫也郭君作色而怒曰吾所以亡者誠何哉御轉其辭曰君之所以亡者太賢曰夫賢者所以不爲存而亡者何也御曰天下無賢而獨賢是以亡也伏軾而嘆曰嗟乎失賢人者如此乎於是身倦力解枕御膝而卧御自易以備踈行而去身死中野爲虎狼所食此其不生者也故先生者當年霸楚莊王是也後生者三年而復宋昭公是也

不生者死中野爲虎狼所食郭君是也有先生者
後生者有不生者詩曰聽言則對誦言如醉
出常弒簡公乃盟于國人曰不盟者死及家石他曰
古之事君者死其君之事舍君以全親非忠也捨
親以死君之事非孝也他則不能然不盟是殺吾
親也從人而盟是背吾君也嗚呼生亂世不得正
行劫乎暴人不得全義悲夫乃進盟以免父母退
伏劔以死其君聞之者曰君子哉安之命矣詩曰
人亦有言進退惟谷石先生之謂也

易曰困于石據于蒺藜入于其宮不見其妻凶此言
困而不見據賢人者也昔者秦繆公困於殽疾據
五殺大夫蹇叔公孫支而小霸晉文困於驪氏疾
據咎犯趙衰介子推而遂爲君越王勾踐困於會
稽疾據范蠡大夫種而霸南國齊桓公困於長勺
疾據管仲甯戚隰朋而匡天下此皆困而知疾據
賢人者也夫困而不知疾據賢人而不亡者未嘗
有之也詩曰人之云亡邦國殄瘁無善人之謂也
孟子說齊宣王而不說淳于髡侍孟子曰今日說公

之君公之君不說意者其未知善之爲善乎淳于
髡曰夫子亦誠無善耳昔者狄巴鼓瑟而潛魚出
聽伯牙鼓琴而六馬仰秣魚馬猶知善之爲善而
况君人者也孟子曰夫電雷之起也破竹折木震
驚天下而不能使盲者卒有聞日月之明徧照天
下而不能使盲者卒有見今公之君若此也淳于
髡曰不然昔者揖封生高商齊人好歌杞梁之妻
悲哭而人稱詠夫聲無細而不聞行無隱而不形
夫子苟賢居魯而魯國之削何也孟子曰不用賢

削何有也吞舟之魚不居潛澤度量之士不居汙
世夫執冬至必彫吾亦時矣詩曰不自我先不自
我後非遭彫世者歟

孔子曰可與言終日而不倦者其惟學乎其身體不
足觀也勇力不足憚也族姓不足稱也宗祖不足
道也而可以聞於四方而昭於諸侯者其惟學乎
詩曰不愆不忘率由舊章夫學之謂也
子曰不知命無以爲君子言天之所生皆有仁義禮
智順善之心不知天之所以命生則無仁義禮智

順善之心無仁義禮智順善之心謂之小人故曰
不知命無以爲君子小雅曰天保定爾亦孔之固
言天之所以仁義禮智保定人之甚固也大雅曰
天生蒸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言民之
秉德以則天也不知所以則天又焉得爲君子乎
王者必立牧方二人使闕遠牧衆也遠方之民有饑
寒而不得衣食有獄訟而不平其寃失賢而不舉
者入告乎天子天子於其君之朝也揖而進之曰
噫朕之政教有不得爾者邪何如乃有饑寒而不

得衣食有獄訟而不平其寃失賢而不舉然後其
君退而與其卿大夫謀之遠方之民間之皆曰誠
天子也夫我居之僻見我之近也我居之幽見我
之明也可欺乎哉故牧者所以開四目通四聰也
詩曰邦國若否仲山甫明之此之謂也

楚莊王伐鄭鄭伯肉袒左把茅旌右執鸞刀以進言
於莊王曰寡人無良邊陲之臣以于大褐使大國
之君沛焉遠辱至此莊王曰君子不令臣交易爲
言是以使寡人得見君之玉面也而微至乎此莊

王受節左右麾楚軍退舍七里將軍子重進諫曰
夫南郢之與鄭相去數千里大夫死者數人廝役
者數百人今克而弗有無乃失民臣之力乎莊王
曰吾聞古者杆不穿皮不蠹不出於四方以是君
子之重禮而賤財也要其人不要其土人告以從
而不舍不祥也吾以不祥立乎天下災及吾身何
取之有既晉之救鄭者至曰請戰莊王許之將軍
子重進諫曰晉強國也道近兵銳楚師奄罷君其
勿許莊王曰不可強者我避之弱者我威之是寡

人無以立乎天下也乃遂還師以逆晉寇莊王援
桴而鼓之晉師大敗士卒奔者爭舟而指可掬也
莊王曰噫吾兩君不相好百姓何罪乃退楚師以
佚晉寇詩曰柔亦不茹剛亦不吐
君子崇人之德揚人之美非道諛也正言直行指人
之過非毀疵也詘柔順從剛強猛毅與物周流道
德不外詩曰柔亦不茹剛亦不吐不侮矜寡不畏

強禦

衛靈公晝寢而起志氣益衰使人馳召勇士公孫楨

道遭行人卜商卜商曰何驅之疾也對曰公晝寢而起使我召勇士公孫惰子夏曰微惰而勇若惰者可乎御者曰可子夏曰載我而及至君曰使子召勇士何爲召儒使者曰行人曰微惰而勇若惰者可乎臣曰可即載與來君曰諾延先生上趣召公孫惰至入門杖劔疾呼曰商下我存若頭子夏顧咄之曰咄內劔吾將與若言勇於是君令內劔而上子夏曰來吾嘗與子從君而西見趙簡子簡子披髮杖矛而見我君我從十三行之後趨而進

曰諸侯相見不宜不朝服不朝服行人卜商將以頸血濺君之服矣使反朝服而見吾君子耶我耶惰曰子也子夏曰子之勇不若我一矣又與子從君而東至阿遭齊君重鞞而坐吾君單鞞而坐我從十三行之後趨而進曰禮諸侯相見不宜相臨以庶掄其一鞞而去之者子耶我耶惰曰子也子夏曰子之勇不若我二矣又與子從君於圍中於是兩寇肩逐我君拔矛下格而還子耶我耶惰曰子也子夏曰子之勇不若我三矣所貴爲士者上

攝萬乘下不敢敖乎匹夫外立節矜而敵不侵擾
內禁殘害而君不危殆是士之所長君子之所致
貴也若夫以長掩短以衆暴寡凌轢無罪之民而
成威於閭巷之間者是士之甚毒而君子之所致
惡也衆之所誅鋤也詩曰人而無儀不死何爲夫
何以論勇於人主之前哉於是靈公避席抑手曰
寡人雖不敏請從先生之勇詩曰不侮矜寡不畏
強禦卜先生也

孔子行簡子將殺陽虎孔子似之帶甲以圍孔子舍

子路愠怒奮戟將下孔子止之曰由何仁義之寡
裕也夫詩書之不習禮樂之不講是丘之罪也若
吾非陽虎而以我爲陽虎則非丘之罪也命也我
車歌子和若子路歌孔子和之三終而圍罷詩曰來
游來歌以陳盛德之和而無爲也

詩曰愷悌君子民之父母君子爲民父母何如曰君
子者貌恭而行肆身儉而施博故不肖者不能逮
也殖盡於已而區略於人故可盡身而事也篤愛
而不奪厚施而不伐見人有善欣然樂之見人不

善惕然掩之有其過而兼包之授衣以最授食以
多法下易由事寡易爲是以中立而爲人父母也
築城而居之別田而養之立學以教之使人知親
尊親尊故父服斬縗三年爲君亦服斬縗三年爲
民父母之謂也

事強暴之國難使強暴之國事我易事之以貨寶則
寶單而交不結約契盟誓則約定而反無日割國
之強乘以賂之則割定而欲無厭事之彌順其侵
之愈甚必致寶單國舉而後已雖左堯右舜未有

能以此道免者也故非有聖人之道持以巧敏拜
請畏事之則不足以持國安身矣故明君不道也
必脩禮以齊朝正法以齊官平政以齊下然後禮
義節奏齊乎朝法則度量正乎官忠信愛利平乎
下行一不義殺一無罪而得天下不爲也故近者
競親而遠者願至上下一心三軍同力名聲足以
薰炙之威強足以一齊之則拱揖指麾而強暴之
國莫不趨使如赤子歸慈母者何也仁形義立教
誠愛深故詩曰王猷允塞徐方旣來

勇士一呼而三軍皆避士之誠也昔者楚熊渠子夜
行寢石以爲伏虎彎弓而射之沒金飲羽下視知
其爲石石爲之開而况人乎夫倡而不和動而不
憤中心有不全者矣夫不降席而匡天下者求之
已也孔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
從先王之所以拱揖指麾而四海來賓者誠德之
至也色以形于外也詩曰王猷允塞徐方旣來
昔者趙簡子薨而未葬而中牟畔之葬五日襄子興
師而次之圍未匝而城自壞者十丈襄子擊金而

退之軍吏諫曰君誅中牟之罪而城自壞者是天
助之也君曷爲而退之襄子曰吾聞之於叔向曰
君子不乘人於利不厄人於險使其城然後攻之
中牟聞其義而請降曰善哉襄子之謂也詩曰王
猷允塞徐方旣來

威有三術有道德之威者有暴察之威者有狂妄之
威者此三威不可不審察也何謂道德之威曰禮
樂則修分義則明舉措則時愛利則刑如是則百
姓貴之如帝王親之如父母畏之如神明故賞不

用而民勸罰不加而威行是道德之威也何謂暴
察之威曰禮樂則不脩分義則不明舉措則不時
愛利則不刑然而其禁非也暴其誅不服也繁審
其刑罰而信其誅殺猛而必闔如雷擊之如墻壓
之百姓劫則致畏怠則傲上執拘則聚遠聞則散
非劫之以刑勢振之以誅殺則無以有其下是暴
察之威也何謂狂妄之威曰無愛人之心無利人
之事而日爲亂入之道百姓謹諱則從而放執於
刑灼不和人心恃逆天理是以水旱爲之不時年

穀以之不升百姓上困於暴亂之患而下窮衣食
之用愁哀而無所告訴比周憤潰以離上傾覆滅
亡可立而待是狂妄之威也夫道德之威成乎衆
強暴察之威成乎危弱狂妄之威成乎滅亡故威
名同而吉凶之効遠矣故不可不審察也詩曰昊
天疾威天篤降喪瘕我饑饉民卒流亡

晉平公游於河而樂曰安得賢士與之樂此也船人
盍胥跪而對曰主君亦不好士耳夫珠出於江海
玉出於崑山無足而至者猶主君之好也士有足

而不至者蓋主君無好士之意耳無患乎無士也
平公曰吾食客門左千人門右千人朝食不足夕
收市賦暮食不足朝收市賦吾可謂不好士乎盍
胥對曰夫鴻鵠一舉千里所恃者六翮爾背上之
毛腹下之毳益一把飛不爲加高損一把飛不爲
加下今君之食客門左門右各千人亦有六翮在
其中矣將皆背上之毛腹下之毳耶詩曰謀夫孔
多是用不集

韓詩外傳卷第六

韓詩外傳卷第七

漢 燕人韓嬰著

明 新安程榮校

齊宣王謂田過曰吾聞儒者親喪三年君與父孰重
過對曰殆不如父重王忿然曰曷爲士去親而事
君對曰非君之土地無以處吾親非君之祿無以
養吾親非君之爵無以尊顯吾親受之於君致之
於親凡事君以爲親也宣王悒然無以應之詩曰
王事靡盬不遑將父

趙王使人於楚鼓瑟而遣之曰慎無失吾言使者受命伏而不起曰大王鼓瑟未嘗若今日之悲也王曰調使者曰調則可記其柱王曰不可天有燥濕絃有緩急柱有推移不可記也使者曰請借此以喻楚之去趙也千有餘里亦有吉凶之變凶則弔之吉則賀之猶柱之有推移不可記也故王之使人必慎其所之而不任以辭詩曰征夫捷捷每懷靡及蓋傷自上而御下也

齊有隱士東郭先生梁石君當曹相國爲齊相也客謂匱生曰夫東郭先生梁石君世之賢也隱於深山終不誦身下志以求仕者也吾聞先生得謁曹相國願先生爲之先臣里母相善婦見疑盜肉其姑去之恨而告于里母里母曰安行今令姑呼汝卽東蘊請火去婦之家曰吾犬爭肉相殺請火治之姑乃直使人追去婦還之故里母非談說之士東蘊請火非還婦之道也然物有所感事有可適何不爲之先匱生曰愚恐不及然請盡力爲東郭先生梁石君東蘊請火於是乃見曹相國曰臣之

里有夫死三日而嫁者有終身不嫁者則自為娶
將何娶焉相國曰吾亦娶其終身不嫁者耳匱生
曰齊有隱士東郭先生梁石君世之賢士也隱於
深山終不詘身下志以求仕相國娶婦欲娶其不
嫁者取臣獨不取其不仕之臣耶於是曹相國因
匱生東帛安車迎東郭先生梁石君厚客之詩曰
既見君子我心則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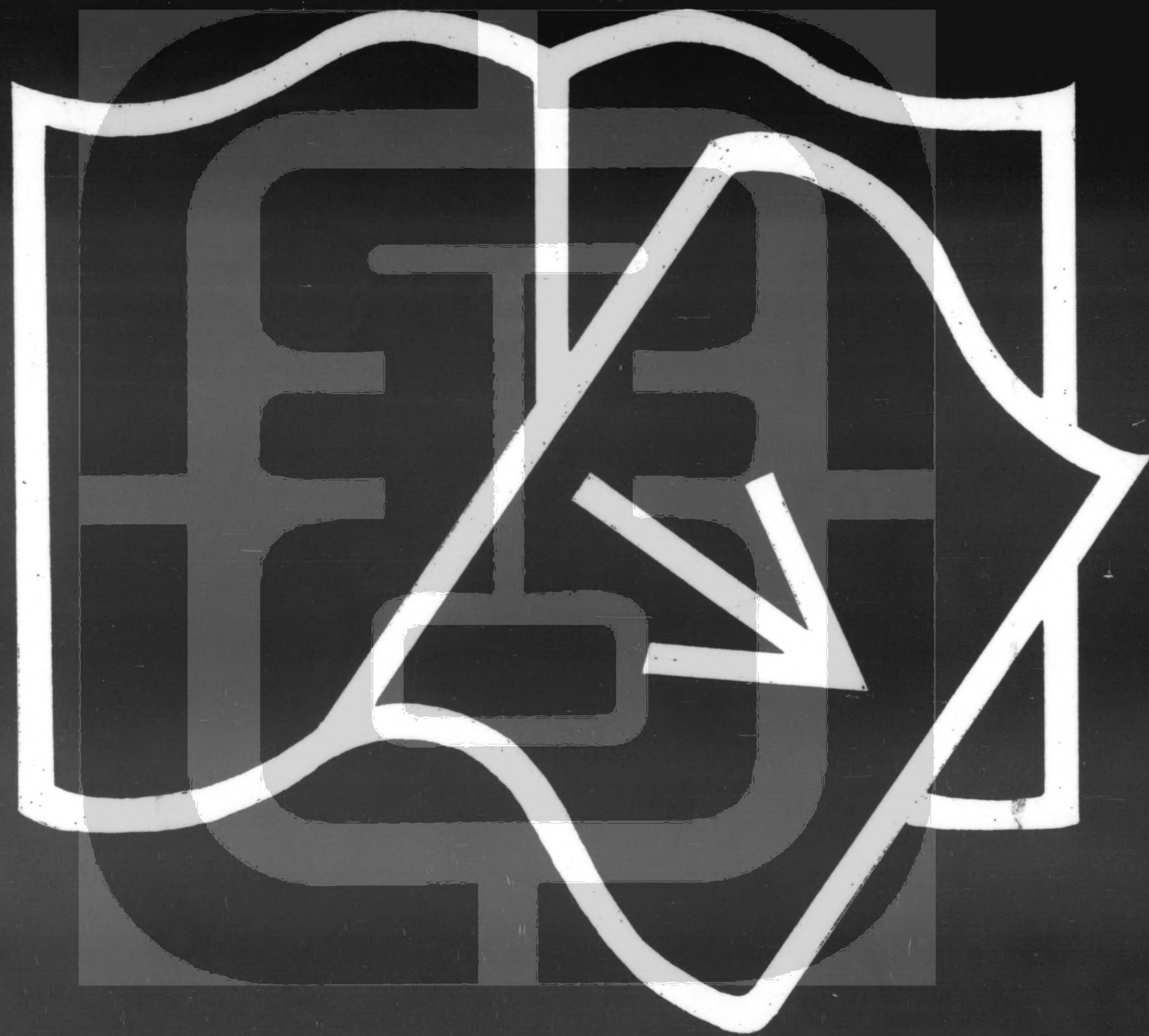
孔子曰昔者周公事文王行無專制事無由己身若
不勝衣言若不出口有奉持於前洞洞焉若將失

之可謂子矣武王崩成王幼周公承文武之業履
天子之位聽天子之政征夷狄之亂誅管蔡之罪
抱成王而朝諸侯誅賞制斷無所顧問威動天地
振恐海內可謂能武矣成王壯周公致政北面而
事之請然後行無伐矜之色可謂臣矣故一人之
身能三變者所以應時也詩曰左之左之君子宜
之右之右之君子有之
傳曰鳥之美羽勾啄者鳥畏之魚之侈口垂腴者魚
畏之人之利口瞻辭者人畏之是以君子避三端

避文士之筆端避武士之鋒端避辯士之舌端詩
曰我友敬矣讒言其興

孔子困於陳蔡之間卽三經之席七日不食藜藿不
糝弟子有饑色讀書習禮樂不休子路進諫曰爲
善者天報之以福爲不善者天報之以賊今夫子
積德累仁爲善久矣意者當遣行乎奚居之隱也
孔子曰由來汝小人也未講於論也居吾語汝子
以知者爲無罪乎則王子比干何爲剗心而死子
以義者爲聽乎則伍子胥何爲抉目而懸吳東門

子以廉者爲用乎則伯夷叔齊何爲餓於首陽之
山子以忠者爲用乎則鮑叔何爲而不用葉公子
高終身不仕鮑焦抱木而泣子推登山而燔故君
子博學深謀不遇時者衆矣豈獨丘哉賢不肖者
材也遇不遇者時也今無有時賢安所用哉故虞
舜耕於歷山之陽立爲天子其遇堯也傳說負土
而版築以爲大夫其遇武丁也伊尹故有莘氏僮
也負鼎操俎調五味而立爲相其遇湯也呂望行
年五十賣食棘津年七十屠於朝歌九十乃爲天



原件短缺

子師則遇文王也管夷吾束縛自檻車以爲仲父則遇齊桓公也百里奚自賣五羊之皮爲秦伯牧牛舉爲大夫則遇秦繆公也虞丘於天下以爲令尹讓於孫叔敖則遇楚莊王也伍子胥前功多後戮死非知有盛衰也前遇闔閭後遇夫差也夫驥罷鹽車此非無形容也莫知之也使驥不得伯樂安得千里之足造父亦無千里之手矣夫蘭茝生於茂林之中深山之間人莫見之故不芬夫學者非爲通也爲窮而不憂困而志不衰先知禍福之

墨筆操牘從君之過而日有記也月有成也歲有効也簡子居則與之居出則與之出居無幾何而周舍死簡子如喪子後與諸大夫飲於洪波之臺酒酣簡子涕泣諸大夫皆出走曰臣有罪而不自知簡子曰大夫皆無罪昔者吾有周舍有言曰千羊之皮不若一狐之腋衆人諾諾不若一士之諤諤昔者商紂默默而亡武王諤諤而昌今自周舍之死吾未嘗聞吾過也吾亡無日矣是以寡人泣

也

傳曰齊景公問晏子爲人何患晏子對曰患夫社鼠
景公曰何謂社鼠晏子曰社鼠出竊於外入託於
社灌之恐壞墻燠之恐燒木此鼠之患今君之左
右出則賣君以要利入則託君不罪乎亂法君又
并覆而育之此社鼠之患也景公曰嗚呼豈其然
人有市酒而甚美者置表甚長然至酒酸而不售
問里人其故里人曰公之狗甚猛而人有持器而
欲往者狗輒迎而齧之是以酒酸不售也士欲白
萬乘之主用事者迎而齧之亦國之惡狗也左右

者爲社鼠用事者爲惡狗此國之大患也詩曰瞻
彼中林侯薪侯蒸言朝廷皆小人也

昔者司城子罕相宋謂宋君曰夫國家之安危百姓
之治亂在君之行夫爵祿賞賜舉人之所好也君
自行之殺戮刑罰民之所惡也臣請當之君曰善
寡人當其美子受其惡寡人自知不爲諸侯笑矣
國人知殺戮之刑專在子罕也大臣親之百姓畏
之居不期年子罕遂去宋君而專其政故老子曰
魚不可脫於淵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詩曰胡爲

我作不卽我謀因之而歸不問以不入者曰賊爲
衛懿公之時有臣曰弘演者受命而使未反而狄人
攻衛於是懿公欲興師迎之其民皆曰君之所貴
而有祿位者鶴也所愛者宮人也亦使鶴與宮人
戰余安能戰遂潰而皆去狄人至攻懿公於熒澤
殺之盡食其肉獨舍其肝弘演至報使於肝辭畢
昔呼天而號哀止曰若臣者獨死可耳於是遂自刳
出腹實內懿公之肝乃死桓公聞之曰衛之亡也
以無道也今有臣若此不可不存於是復立衛於

楚丘如弘演可謂忠士矣殺身以捷其君非徒捷
其君又令衛之宗廟復立祭祀不絕可謂有大功
矣詩曰四方有美我獨居憂民莫不穀我獨不敢
休

孫叔敖遇狐丘丈人狐丘丈人曰僕聞之有三利必
有三患子知之乎孫叔敖蹙然易容曰小子不敏
何足以知之敢問何謂三利何謂三患狐丘丈人
曰夫爵高者人妬之官大者主惡之祿厚者怨歸
之此之謂也孫叔敖曰不然吾爵益高吾志益下

吾官益大吾心益小吾祿益厚吾施益博可以免
於患乎狐丘丈人曰善哉言乎堯舜其猶病諸詩
曰溫溫恭人如集于木惴惴小心如臨于谷
孔子曰明王有三懼一曰處尊位而恐不聞其過二
曰得志而恐驕三曰聞天下之至道而恐不能行
昔者越王勾踐與吳戰大敗之兼有南夷當是之
時君南面而立近臣三遠臣五令諸大夫曰聞過
而不以告我者爲上戮此處尊位而恐不聞其過
也昔者晉文公與楚戰大勝之燒其草火三日不

息文公退而有憂色侍者曰君大勝楚而有憂色
何也文公曰吾聞能以戰勝安者惟聖人若夫詐
勝之徒未嘗不危吾是以憂也此得志而恐驕也
昔者齊桓公得管仲隰朋南面而立桓公曰吾得
二子也吾目加明吾耳加聰不敢獨擅進之先祖
此聞至道而恐不能行者也由桓公晉文越王勾
踐觀之三懼者明君之務也詩曰溫溫恭人如集
于木惴惴小心如臨于谷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
履薄冰此言大王居人上也

楚莊王賜其羣臣酒日暮酒酣左右皆醉殿上燭滅
有牽王后衣者后扞冠纓而絕之言於王曰今燭
滅有牽妾衣者妾扞其纓而絕之願趣火視絕纓
者王曰止立出令曰與寡人飲不絕纓者不爲樂
也於是冠纓無完者不知王后所絕冠纓者誰於
是王遂與羣臣歡飲乃罷後吳興師攻楚有人常
爲應行五合戰五陷陣却敵遂取大軍之首而獻
之王怪而問之曰寡人未嘗有異於子子何爲於
寡人厚也對曰臣先殿上絕纓者也當時宜以肝

膽塗地負日久矣未有所効今幸得用於臣之義
尚可爲王破吳而強楚詩曰有灌者淵藿葦淠淠
言大者無不容也

傳曰伯竒孝而棄於親隱公慈而殺其弟叔武賢而
殺於兄比干忠而誅於君詩曰予慎無辜
紂殺王子比干箕子被髮佯狂陳靈公殺泄冶鄧元
去陳以族從自此之後殷并於周陳亡於楚以其
殺比干泄冶而失箕子鄧元也燕昭王得郭隗鄒
衍樂毅是以魏趙興兵而攻齊棲於莒燕之地計

韓詩外傳卷之七
十一
衆不與齊均也然所以信燕至於此者由得士也
故無常安之國無宜治之民得賢者昌失賢者亡
自古及今未有不然者也明鏡者所以照形也往
古者所以知今也知惡古之所以危亡而不務襲
蹈其所以安存則未有以異乎却走而求逮前人
也太公知之故舉微子之後而封比干之墓夫聖
人之於賢者之後尚如是厚也而况當世之存者
乎詩曰昊天太憮予慎無辜
宋玉因其友見楚襄王襄王待之無以異乃讓其友

友曰夫薑桂因地而生不因地而辛女因媒而嫁
不因媒而親子之事王未耳何怨於我宋玉曰不
然昔者齊有狡兔盡一日而走五百里使之瞻見
指注雖良狗猶不及狡兔之塵若攝纓而縱紕之
瞻見指注與詩曰將安將樂棄予作遺
宋燕相齊見逐罷歸之舍召門尉陳饒等二十六人
曰諸大夫有能與我赴諸侯者乎陳饒等皆伏而
不對宋燕曰悲乎哉何士大夫易得而難用也饒
曰君弗能用也則有不平之心是失之已而責諸

人也宋燕曰夫失諸已而責諸人者何陳饒曰三
斗之稷不足於士而君鴈鶩有餘粟是君之一過
也果園梨栗後宮婦人以相提擲士曾不得一嘗
是君之二過也綾紈綺縠靡麗於堂從風而弊士
曾不得以爲緣是君之三過也且夫財者君之所
輕也死者士之所重也君不能行君之所輕而欲
使士致其所重猶譬鈇刀畜之而干將用之不亦
難乎宋燕面有慙色逡巡避席曰是燕之過也詩
曰或以其酒不以其漿

傳曰善爲政者循情性之宜順陰陽之序通本末之
理合天人之際如是則天氣奉養而生物豐美矣
不知爲政者使情厭性使陰乘陽使未逆本使人
詭天氣鞠而不信鬱而不宣如是則災害生怪異
起群生皆傷而年穀不熟是以其動傷德其靜亡
救故緩者事之急者弗知日反理而欲以爲治詩
曰廢爲殘賊莫知其尤

魏文侯之時子質仕而獲罪焉去而北游謂簡主曰
從今已後而不復樹德於人矣簡主曰何以也質

曰吾所樹堂上之士半吾所樹朝廷之大夫半吾所樹邊境之人亦半今堂上之士恐我以法邊境之人劫我以兵是以不樹德於人也簡主曰噫子之言過矣夫春樹槐李夏得陰其下秋得陰其實春樹蒺藜夏不可採其葉秋得其刺焉由此觀之在所樹也今子所樹非其人也故君子先擇而後種也詩曰無將大車惟塵冥冥

正直者順道而行順理而言公平無私不爲安肆志不爲危激行昔衛獻公出走及國及郊將班邑於

從者而後入太史柳莊曰如皆守社稷則孰負羈繫而從如皆從則孰守社稷君反國而有私也無乃不可乎於是不班也柳莊正矣

昔者衛大夫史魚病且死謂其子曰我數言蘧伯玉之賢而不能進彌子瑕不肖而不能退爲人臣生不能進賢而退不肖死不當治喪正堂殯我於室足矣衛君問其故子以父言聞君造然召蘧伯玉而貴之而退彌子瑕從殯於正堂成禮而後去生以身諫死以尸諫可謂直矣詩曰靖共爾位好是

正直

孔子閑居子貢侍坐請問爲人下之道奈何孔子曰善哉爾之問也爲人下其猶土乎子貢未達孔子曰夫土者掘之得甘泉焉樹之得五穀焉草木植焉鳥獸魚鼈遂焉生則立焉死則入焉多功不言賞世不絕故曰能爲下者其惟土乎子貢曰賜雖不敏請事斯語詩曰式禮莫愆

傳曰南假子過程本本爲之烹鱸魚南假子曰聞君子不食鱸魚本子曰此乃君子食也我何與焉假

子曰夫高比所以廣德也下比所以狹行也比於善者自進之階比於惡者自退之原也且詩不云乎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吾豈自比君子哉志慕之而已矣

子貢問大臣子曰齊有鮑叔鄭有子皮子貢曰否齊有管仲鄭有東里子產孔子曰產薦也子貢曰然則薦賢賢於賢曰知賢智也推賢仁也引賢義也有此三者又何加焉

孔子遊於景山之上子路子貢顏淵從孔子曰君子

登高必賦小子願言者何其願丘將啓汝子路曰
由願奮長戟盪三軍乳虎在後仇敵在前螽躍蛟
奮進救兩國之患孔子曰勇士哉子貢曰兩國構
難壯士列陣塵埃漲天賜不持一尺之兵一斗之
糧解兩國之難用賜者存不用賜者亡孔子曰辯
士哉顏回不願孔子曰回何不願顏淵曰二子已
願故不敢願孔子曰不同意各有事焉回其願丘
將啓汝顏淵曰願得小國而相之主以道制臣以
德化君臣同心外內相應列國諸侯莫不從義嚮

風壯者趨而進老者扶而至教行乎百姓德施乎

天四蠻莫不釋兵輻輳乎四門天下咸獲永寧螿飛

蠕動各樂其性進賢使能各任其事於是君綏于

上臣和於下垂拱無爲動作中道從容得禮言仁

義者賞言戰鬪者死則由何進而救賜何難之解

孔子曰聖士哉大人出小人匿聖者起賢者伏回

與執政則由賜焉施其能哉詩曰雨雪瀼瀼見睍

曰消

昔者孔子鼓瑟曾子子貢側門而聽曲終曾子曰嗟

乎夫子瑟聲殆有貪狼之志邪僻之行何其不仁
趨利之甚子貢以爲然不對而入夫子望見子貢
有諫過之色應難之狀釋瑟而待之子貢以曾子
之言告子曰嗟乎夫參天下賢人也其習知音矣
鄉者丘鼓瑟有鼠出游狸見於屋循梁微行造焉
而避厭日曲脊求而不得丘以瑟浮其音參以丘
爲貪狼邪僻不亦宜乎詩曰鼓鐘于宮聲聞于外
夫爲人父者必懷慈仁之愛以畜養其子撫循飲食
以全其身及其有識也必嚴居正言以先導之及

其束髮也授明師以成其技十九見志請賓冠之
足以死其意血脉澄靜婢內以定之信承親授無
有所疑冠子不言髮子不答聽其微諫無令憂之
此爲人父之道也詩曰父兮生我母兮鞠我拊我
畜我長我育我顧我復我出入腹我

韓詩外傳卷第七

韓詩外傳卷之...

有德之世... 而得之...

有德之世... 而得之...

有德之世... 而得之...

有德之世... 而得之...

有德之世... 而得之...

有德之世... 而得之...

有德之世... 而得之...

有德之世... 而得之...

有德之世... 而得之...



